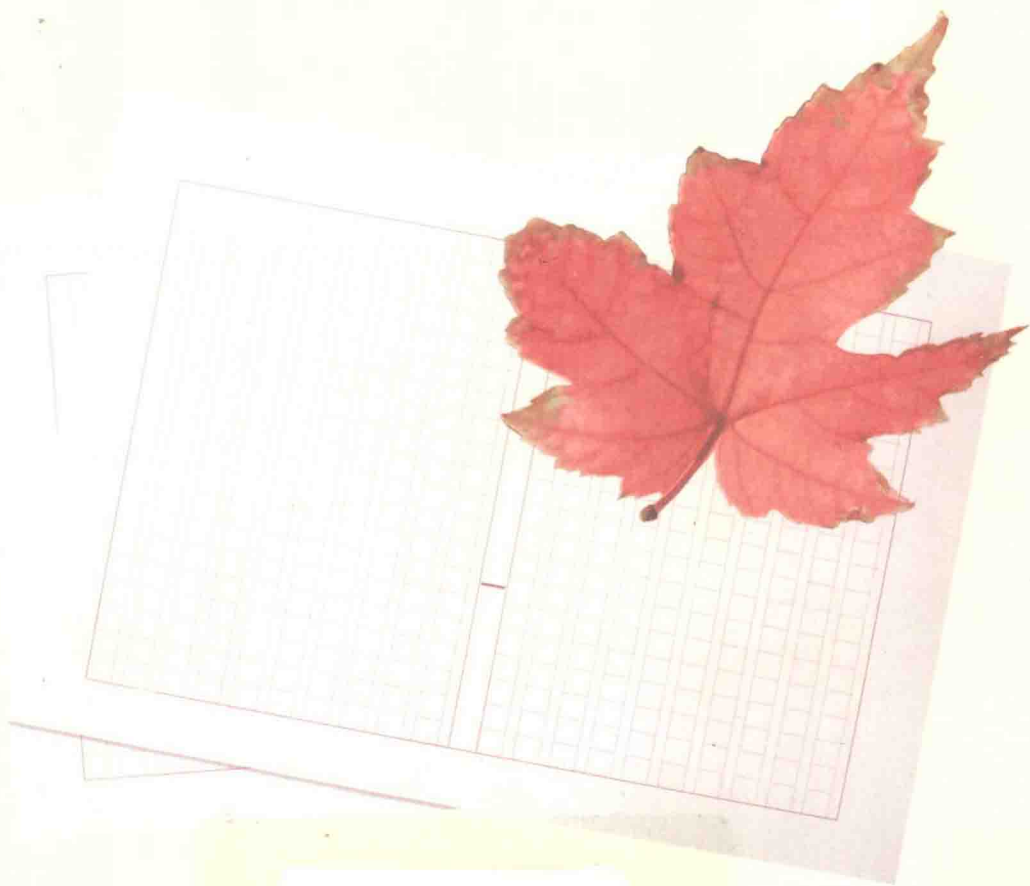




霜叶十五章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届1班 著

霜叶十五章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9 届 1 班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霜叶十五章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9 届 1 班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49-1726-5

I. ①霜… II. ①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677 号

责任编辑:屈琳玉

责任校对:夏新法

封面设计:郭 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小 序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九届一班的学生,1959年毕业,至今已过了五十五年。流逝的时光既没有磨灭我们的记忆,也没有冲淡我们的友情。我们不但牢记着彼此的姓名、绰号和模样,也没有忘记彼此的脾气、禀性和爱好。自跨出校门,虽然有的远隔千里,又各自忙于教学和工作,无暇相会,但个个都在时时牵念之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陆续从岗位上退休以后,才每每借母校校庆之机,相约欢聚。2002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聚会时,大家在尽享同窗相会的欢乐之余,又萌生了“文汇”的欲望。大家既是教师,又是业余文人,手头不乏“得意”之作。很快出版了第一本同窗文集《昨日·今日》(群众出版社2003年8月)和一册今昔纪念影集。文有限,情难了。当我们过了古稀之年后又出了第二本文集《金秋情未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又是四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将第三本《霜叶十五章》呈在大家面前。

霜叶,是我们这帮老同学的写照。我们都是深秋的霜叶,虽然失去了春日之柔嫩翠绿,褪去了夏日的繁茂浓绿,但依然生机盎然。“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正是生命最为殷实丰厚的壮丽色彩。

我们走过了万物复苏的春天。煦煦和风吹醒了我们这些北师大校园里的青春之树。碧绿的枝叶,似锦的鲜花,展示了对理想、知识和爱情的憧憬和追求。

我们走过了骄阳似火的夏天。在炎炎烈日下,我们血脉躁动,精力充沛,激情澎湃。我们坐在火车上高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奔向边疆,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栽桃种李”是我们的事业,“满园芬芳”是我们的理想。“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的话成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的座右铭。

我们又走过了硕果累累的秋天。有的桃李遍地，有的著述等身，有的荣获了各种荣誉称号和奖状。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荣辱沉浮，尝过了世间的苦辣酸甜，脑海里有太多的人和事值得回忆书写，心中有太多的话需要倾诉抒发。对事业的憧憬和追求，对人生的思考与彻悟，对亲友的感怀与思念，对山河的欣赏与赞颂，涓涓清流汇成了这本同窗文存。这本《霜叶十五章》足以证明我们还没有化为“腐草”，我们正置身于金秋的美景中……

我们已经走过四分之三的人生历程，我们曾经拥有春天，拥有夏天，拥有秋天。人生的阅历将积淀成一份至善至美的淡泊宁静。我们尽情享受着人生。生命的乐章不会终止。君不见，干枝的梢头不是又冒出新绿了吗！

童庆炳、刘怀玺、韩楚森

目 录

第一章 在爱铺就的路上

——我家的 2012 年 王云诗 /1

第二章 艺术养生之道 孙耀煜 /10

第三章 家族的年轮(节选) 李启华 /20

第四章 我难忘的初升高 茅子荃 /37

第五章 人生碎影 周正远 /41

要抓住学习语文的黄金时代 41

“文革”轶事(三则) 44

探索者的心声 49

说“年龄” 52

第六章 军营春意浓(报告文学) 施志高 /54

大雁高飞 54

晚霞也是火 67

第七章 心中吟 唐家彬 /77

七律·游桂林 77

七律·瞻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纪念馆 77

教师节抒怀

——赞洛阳二中 78

七律·咏嫦娥一号 81

七绝·游井冈山黄洋界 81

沁园春·再赞洛阳二中 81

七绝·读《陈毅诗词选集》感怀 81

七律·读《光者美行:王光美的一生》感怀 82

七律·参观上海世博会	82
喜读《金秋情未了》	82
满江红·三赞洛阳二中	83
想笑	83
小小学习桌	83
清平乐·庆祝北师大建校 110 周年	84
七绝四首·校园春色	84
第八章 古稀之回望	龚肇兰 /85
鸣鹤场的记忆	85
从未见过面的祖母	90
我的高考琐忆	92
缺憾	100
躲狗记	101
漫说金华火腿	104
说说吃螃蟹	106
茯苓·茯苓夹饼	109
金山寺的素包子	110
第九章 人间之爱,美哉,大也!	曹孝永 /113
为了久久的思念	
——怀念我的母亲	113
且把夕阳当朝阳	
——我和老伴的抗癌之歌	123
我家也有最美乡村教师	129
第十章 宇内美景 边走边看	童庆炳 /135
血腥的屠杀是可以欣赏的吗?	
——罗马角斗场遗址沉思	135
绩溪障山峡谷记	137
我眼中的草原秋色	140
蓝山,美丽的蓝山	142
巴塞罗那的黎明	144
我见到了好望角	147
第十一章 夕阳虽短 犹自勤奋	梅韵 /151
外婆的汤罐	151

听父亲“讲古”	154
母亲教我做女红	158
我在反右运动中的一次特殊经历	163
诗韵武昌鱼	166
高僧诗中藏哲理	168
那年除夕,我玩草把龙灯	169
第十二章 东拼西凑	楼达人 /171
陈独秀的西湖之行	171
漫说“春雨楼头尺八箫”	173
驼背五少爷的传闻	175
怀念乡贤苏渊雷	176
品味兰陔	178
想起家乡的“饭焙人参”	180
请到塘栖吃枇杷	181
冬至话粽子	182
香积寺随想	183
踏青白龙潭	185
道是无情却有情	
——纪念弘一法师圆寂五十周年	186
教师节感言	189
玲珑石榴各千秋	191
陈布雷父女之死	192
第十三章 根深故土 叶茂异乡	楚怀文 /195
我和你	195
苦涩与甘甜	
——忆我的爹	196
永不凋零的记忆	
——遥祭我的父母亲	198
俺婆婆	202
我心中的“香慈”	204
登玉皇山	208
畚乡行	210
弄花·赏花	212

自乐篇	214
饺子宴	216
一所特殊的学校	218
毛利女王的葬礼	220
环海湾远足	222
Kauri(贝壳杉)	223
雾里观海	
——游雷加海角	226
Waipu 海湾	228
第十四章 赤子情怀	
——祖国、同窗、文友	廖振源 /229
江南行随想	229
相聚在大同母校	232
笔翰之花	234
微笑的音符	
——访香港著名诗人蔡丽双博士	237
相夫教子潜心书海	239
圣洁的灵魂	
——大爱无私	241
第十五章 天涯咫尺同窗情	
感受亲情	李启华 /244
敬赠与缅怀(四首)	唐家彬 /248
致同窗(五首)	梅韵 /249
“他乡遇故知”	
——访在奥克兰定居的老同学韩楚森和刘怀玺的家	
.....	童庆炳 /251
喜见我的同桌	
——记庆炳来访	韩楚森 /254
人生故事情节的演变	
——忆与植楠重逢	刘怀玺 /256
后记	259

第一章 在爱铺就的路上

——我家的 2012 年

王云诗

王云诗：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曾获得江苏省留学生优秀工作者称号。

2012 年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可能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也可能是平常的，但我却无法用一两个词来概括这一年我所度过的日日月月。

2012 年 2 月 3 日，元宵节的鞭炮声还未响起，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不幸却降临到我家，我的仅仅 48 岁的儿子叶明，突患脑血管出血送进了省人民医院急救室。从这一天起，直至 2013 年 2 月这是我们全家人不堪回首的一年，也是我们坚强面对，由悲观看希望的一年。

—

2012 年 2 月 3 日下午两点：叶明在南航四院办公室晕倒。救护车闪着灯鸣着警笛，飞快地向医院开着，此刻，时间就是生命。

省人民医院急诊室检查结果：脑血管出血，立即输液止血。

2 月 4 日下午再查，脑血管出血已控制，医生会诊结果，不需要手术。病人头脑清楚，能认出去探望的人，但不能说话。

2 月 5 日病情稳定，急诊室通知可转入神经内科继续治疗。

2 月 6 日上午转入神经内科病房。

2 月 7 日开始新一轮的检查。实施输液、服药等治疗方案。病人开始进食，可以说简单的词：“妈”、“吃”、“喝”、“不要”等。

2 月 8 日—10 日继续常规治疗，拔导尿管，开始自主排尿、排便。病人食欲好，可吃包子、饺子，咀嚼和吞咽均无问题。请同事代发文稿（只能用手

势及含糊的语言艰难地表明自己意思)。

2月11日—14日MRI检查结果:无新出血点,病情基本稳定。大小便正常,右腿右脚微动。血压170/100。

2月15日—20日血压逐渐平稳,右脚抖动较厉害(不知何因)。食欲好,还可吃草莓、香蕉等水果。

2月21日—23日针灸医生开始治疗,说话因此有所改善。

2与24日—CT检查结果水肿已吸收三分之二,医生认为肌张力上升,应尽快进行康复训练。

3月2日下午转南京脑科医院康复病房。管床医生和家属谈话,了解病情、告知可能出现的问题。

3月3日—12日做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可坐轮椅去),开始康复训练:语言、认知训练;肢体训练:腿的抬起或弯曲的练习(有医生帮助)、站床练习两腿直立(平躺并固定在床上,床逐竖起至九十度);开始针灸。病人食欲好,在护工帮助下洗澡,与病友聊天,心情大好。

3月13日—18日右腿能自主抬起,由医生或护工帮助可站立30分钟。用手臂在桌上做推磨式的训练,继续语言和认知训练。

3月19日—4月5日可自己扶着栏杆站立,因右脚站立时内翻,开始站在斜板上做矫正训练。

4月6日—9日穿矫正鞋(矫正内翻的脚)练习站立、走路。停止输液。4月6日全家外出吃饭为叶明过生日,晚上请病友吃生日蛋糕。

4月10日—5月初继续做各种训练。穿矫正鞋由人搀扶可以在走廊里走半小时;语言和认知能力进步较快,开始请门诊针灸医生针灸,效果较好。

5月中旬做一次全面检查,未发现问题。晚饭后,去花园散步(穿矫正鞋)。可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探望者的问题。

6月28日再检查。经医生同意出院。

出院后继续服药:降压、健脑和恢复神经。隔天去医院继续针灸。每天在家做各种肢体训练,语言和认知训练。

8月份以后,改在南航校医院针灸。每天下楼练习走路,逐渐由半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可走到附近的午朝门公园(且不穿矫正鞋)去听音乐、看跳舞,能用不流利的语言和研究生谈学习、谈课题,能参加一些小型的聚会。

二

在叶明患病的日日夜夜里,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姨父母和岳父一家全

员参与抢救、陪护、训练,用亲人的爱抚慰他走在治疗和康复的路上。

2月3日下午3点多,得知消息的儿媳妇简红匆匆从南航江宁校区赶到医院,简单地了解一下情况,就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急诊抢救室,看到医生、护士正忙着抢救一个更为危重的病人,只有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对叶明的检查时,她立即担起了协助工作:测体温、量血压、验血、送丈夫去做CT检查。当确定是脑血管出血,出血量约20多毫升的结果后,医生先采取了输液止血的治疗方案。“是继续输液止血还是手术,哪个是最佳方案?”为此,她设法请来了有关的专家会诊。第二天经CT检查,知血已止住,又请神经内、外科医生会诊,会诊的医生一致认为出血点距语言神经较近,不宜手术(手术有失语的风险),并说应立即转入病房继续治疗。但病房的床位异常紧张,家人又设法得到医院院长的特许。当得知6日可能有病床时,简红一早在医生交班前即赶到病房,拿着医院院长的条子,在神经内科病房争取到一个床位。管床的科室副主任和简红谈了治疗方案,也谈了预后——能走路、右手或可以拿东西,但可能失忆和失语。听到这意想不到的后果,紧张地忙了三天的简红落泪了(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但她很快抹去了泪水,又镇静地回到病房告诉大家:医生说:病情已平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啊,面对重病的丈夫,年迈的婆婆,刚成年的儿子,她必须坚强,她必须用肩膀扛起这个家。从那一刻起,她开始按医生的要求竭尽全力,细致、耐心地照顾自己的丈夫:按摩、喂饭、喂水、接大小便,和开始恢复知觉的丈夫讲着贴心话。她每天迎着朝阳走进病房,披着星光离开医院,忘了困乏,甩掉了忧伤,还常常欣喜地把丈夫微小的进步告诉大家。转到脑科医院后,南航大开学了,领导照顾她,让她每天下午4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她每天充分利用上午的时间,跟着丈夫去做各种康复训练,学习进行肢体练习的方法,观察、记录着语言训练的内容。如:给物品命名、复述故事或绕口令等。她每天奔波于家——医院——南航江宁校区,下班后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日复一日,经过艰苦的、不懈的训练,六月末,她的丈夫终于用不流利的语言和医生告别,在她的搀扶下自己走出医院,回到了已离开近半年的家。在本不宽敞的家里,因为增加了一些器械变得更拥挤了,这些器械都是简红在网上查阅后添置的,为的是丈夫回家后能继续做康复训练。看到这一切,叶明明白了妻子的良苦用心,动情地说:我会努力的。从此,她除了上班,从不间断地要求叶明按制订的计划做各种训练。为了康复训练不至于单调,她还带着丈夫去了莫愁湖、灵谷寺、方山等公园,逛了夫子庙,看了电影《1942》。六月份,她父亲因病突然辞世,又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到她头

上。但失去亲人的痛苦,没有压倒我这性格坚韧的儿媳妇,她在悲痛中和亲人一起料理完丧事后,又站到了丈夫的身边。这一年,我和儿媳妇没有就内心感受交流过,其实也用不着交流,因为她的行动告诉我:她一定要让她的丈夫站起来,走出去,能口齿清楚地和人们交流,最终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坚信,不管这个过程有多艰难,时间有多长,我这坚强、倔强、富有韧劲的儿媳妇所下的决心都不会动摇。

儿子在办公室倒下后,我的孙子星炜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午睡,他怕我着急,悄悄地先骑车去了解情况。当电话再次打到我家,我闻讯急忙跑去的时候,孙子已将救护车带到了办公室楼下。去医院的路上,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担心我,怕我承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到医院后他立即成了妈妈的助手——推着爸爸去检查,不断地拿着医生开出的处方去交费、去拿药。晚上,他奉妈妈之命,陪我回家休息。在家里,他默默地照顾我洗漱,看着我吃完安眠药躺下后还不肯离开,直到我“睡”了,他才轻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一贯爱睡懒觉的孙子,早早地起来,将做好的早点(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端到了我的面前。一天,只一天,我的孙子陡然懂事了,看着他关切的眼神,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叶明转到病房后,星炜就和叔叔、舅舅等人轮流值夜。开学在即,他出人意料地向妈妈提出休学照顾爸爸的要求。看着短短几天长大了的儿子,他妈妈心痛了,平静地说:“用不着,你爸爸总会好的”,“耽误学习,你爸爸知道后会高兴、会夸奖你吗?”孙子明白了:“学好”“成才”这才是对爸爸最好的慰藉。他按时返回学校,认真地上课、复习、做作业。为了能挤出时间看望、照顾爸爸,他把一周的学习任务,压缩在五天内,每星期五一下课,顾不上吃饭,就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坐在爸爸的病床旁,边吃着简餐边“汇报”着一周来学习的内容、心得,讲述着发生在学校里的新闻、趣事。父子那亲热劲儿,令同病房的人感动、羡慕。因为周周如此,使得盼望和儿子见面的叶明,每到星期五就会关心起时间,不时地问:几点了?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星炜期末考试前。暑假时,他按学校要求,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待活动结束后回家后,他就做了最严格的“康复医生”,帮助爸爸刻苦地训练。这一年,星炜那圆圆的脸变长了,原来穿着合适的衣服,显得宽大了,但他的努力和辛劳,换来了一等奖学金和三好学生等荣誉,获得了保送研究生资格。我欣喜地看到,在我家最困难的日子里,我的孙子成长了、成熟了,他没有让十分在意他的爸爸失望,向爸爸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并开始用他逐渐变得结实的肩膀,帮我们撑起了这个家。

我的小儿子叶涛,从小是在哥哥的关注下长大的,对哥哥有很深的感情。当他知道哥哥的病情后,毅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除了值夜班,还做起了跑外和接送人的“专职司机”。叶明住进了脑科医院,他每天下班后都去看望哥哥,只要需要,他会随叫随到。因为过于劳累,他胃溃疡病复发,在不得不休息时,他谎称公司最近很忙,无暇去医院,叮嘱他爱人替他去探望、去送饭。叶明出院后,还需隔天去针灸,他总是七点半送哥哥去医院,八点半再接他回家,从不延误。周六或周日常开着车,送哥哥去公园散心,去长江二桥、三桥、过江隧道,看看南京的新貌。我这个内向的小儿子用他无言的行动,表达了对哥哥的爱。

叶明小时候,我因为工作忙,吃住在学校。妹妹云鹤和我妈妈一起照顾他,因而妹妹对她这个外甥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她得知叶明生病后,立即从北京赶来。她的到来,使我在痛苦的时候,有了倾诉的对象,在无助的日子中有了依靠。南京的气温虽比北京略高,但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对此她很不适应,在家里,白天不敢脱羽绒大衣,晚上用两个热水袋保暖才能入睡。她除了帮我买菜做饭、到医院护理病人以外,还陪着我到各个康复医院去了解医疗水平、康复设备等,为叶明转院做准备。因为怕她感冒生病,当我儿子病情稳定,转入脑科医院开始康复时,我就“逼”她回京了。六月,我亲家公突然病逝,为了使在悲伤中的儿媳妇不至于两头牵挂,她和我妹夫一起再来宁为我们解困。妹夫很会做菜,两个星期里,花样翻新的饭菜,让叶明吃得开心极了。他们还在每天黄昏后到医院,帮助叶明做饭后的训练。六月的南京,天气已渐热,我担心有冠心病的妹夫吃不消,就把他们又“赶”回了北京,但那条牵挂着外甥的亲情线至今未断。

简红的娘家是一个大家庭,简红姐弟四个,虽然都已结婚成家,但相互关心、孝顺父母是不变的家规,和他们相处相聚,使我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这次叶明生病,他们除了抽空去医院帮助我们,还担心医药费周转不过来,全家人送来了大笔的“救命钱”。儿媳妇的姐夫,在医院里有朋友,借助这种关系,为找病房、请医生会诊,做了大量工作。儿子的岳父年逾八十,几次要坐着轮椅去医院探望,都被我们婉拒了,后因突发心梗,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他温馨的家和心爱的女婿。我儿子听说后,坚持坐着轮椅参加了追悼会,在他尊敬的岳父遗体前痛哭不止。出院后,他的岳母,因膝关节有病,不能来看他,但每天都有电话,他们像亲生的母子一样,诉说着彼此的牵挂,交流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感慨:在南京,我另有一个温暖的家。

三

三十九年前,我只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南京,结束了和丈夫的两地分居之苦。但六年,只有六年,我丈夫突患脑溢血离我们而去,我家刚开始的好日子瞬间消逝了。无亲无故、孤儿寡母怎么生活下去?在我近乎绝望时,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及时伸出了热情的手,温暖了我、拉起了我,使我们母子三人坚强地走到了今天,日子渐渐过得心满意足。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三十三年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我家又重演了。万幸的是叶明发病时,正和几个最知心的同事(好友)在一起,他倒下后,他们没有挪动他,在救护车没到时,先把南航校医院的医生请来,接上吸氧机,用担架小心翼翼地四楼抬下,放到救护车上,并跟着救护车疾驰到医院。因为抢救及时、方法得当,保住了叶明的生命,为他打开了一条康复之路。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救的不只是我儿子,而是我们这个曾经有过不幸的一家。一年来,他们经常来看望我儿子,给他介绍学院里的事,帮助他指导研究生,接他去办公室走走看看聊聊,鼓励他坚持锻炼,还为他的康复出谋划策,有时还去饭店小聚一下。这种兄弟般的关怀,使叶明十分感动,“一定能好”的信心大增。我感谢他们,也为儿子有这样的挚友而感到无比欣慰。

我常想:能在患难时帮了你的人,一定是你没齿难忘的朋友。我庆幸、我自豪地说: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三十三年前,把我从痛不欲生的生活中扶起来的南师大的两位老师,在我为儿子不能从急诊室转到病房,急得团团转时,急我所急,出面恳请南师大的领导帮助。他们一级一级地寻找有关系的人,一直通到人民医院的院长,有院长关照,我儿子转病房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儿子急于转到康复医院时,我又遇到同样的难题,又是他们辗转托人,为我儿子“抢”到了一个病床。有人说我命好,走投无路时总能遇到“贵人”,我深知这“贵人”就是我可以依托的至交。

二十年前,我曾教过一个加拿大来华的留学生,从香港发来邀请信,让叶明去香港就医,他愿意提供一切方便。这来自异国的真情使我无比感动!我北师大的同学,从徐州、北京、石家庄、大同、厦门、天津等国内各地,从遥远的新西兰,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安慰我,表示愿意从多方面帮助我。那些感人、馨香的话语,都成为暖我心头、解我忧愁的药方。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北师大62级二班的学生(我曾做过他们的班主任)在苏南聚会,他们知道我不能参加时,特别安排了南京一日游。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握手、

拥抱、一声声问候、一句句关切的话,让我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拉着这个,拥着那个,怎么也止不住流淌的热泪。她(他)们把带来的陈年普洱茶、野生灵芝、西洋参、当归等一股脑地放到我的包里。聚餐时,大家高举酒杯为我家祈福。这样弥足珍贵的师生情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从我儿子急送医院后,在急诊室、病房外的走廊里,站着的几乎都是来探望他的人:带着支票的领导来了,愿意把自己高干病床让出来的科学院院士来了,退休的老教授来了,他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来了。他小学、中学时的同学来看他时,鼓励他好好锻炼,并承诺待他出院后,他们一起过五十岁生日。看到这些探望者,我们感到的是温暖,得到的是渡过难关的力量。儿子大学时的同学,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北京、成都、西安、洛阳、许昌赶来了,有一个从贵阳来的同学,下了飞机直奔医院,一个多小时后,又返回机场飞回贵阳。还有一个身在加拿大的同学,让他在青岛的外甥代替他到南京来帮助我们,这个和我孙子同龄的年轻人,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值夜班、送饭、按摩,忙活了一个多月后,才被劝回。这种千山万水隔不断的友情,怎能不令我们动情动容呢。来看望他的人陆续送来的营养品、土特产、水果、鲜花让我们应接不暇,病房放不下,再转放到家里,一时间,我家就有了一个“小仓库”。这件件礼品表露的是颗颗爱心,是我们无以回报的恩情。

四

当我接到儿子昏倒的电话,跌跌撞撞赶到办公室时,看到前一天还活跃在餐桌前的人,已瘫倒在地上,那呆呆的无助的表情,让我不由得叫道:这是怎么了?南航闻讯赶去的医生说: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顿时,我一下子惊呆了,三十三年前发生的事,立刻在我眼前重现……我感到天旋地转,不,我不能倒下,只有一个念头:抢救、赶快去医院抢救!在去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儿子被推进了急诊抢救室,看着帮着医生忙来忙去的儿媳妇和孙子,我不断地宽慰自己:我担心的事不会发生,绝不会发生!我重新打起精神,向闻讯赶来的人讲着儿子的情况。一天、两天,儿子的脑血管没有再出血,看见他病情稳定后住进了病房,我才稍稍释怀。不幸、万幸,眼前、未来,思来想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几天来强忍着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经过几天的治疗,儿子的情况越来越好,儿媳妇为了照顾我,不让我值夜班,甚至不让我天天去医院。转到脑科医院,因为请了护工,大家都轻松

了不少,家人开始正常上班。脑科医院的饭菜很贵,而且口味不好。为了保证儿子吃到既富营养又可口的饭菜,儿媳妇每天带着早点去医院,我则负责午饭和晚餐。每天七点多,我就从菜场买回儿子喜欢吃的、新鲜的蔬菜,择、洗、烧,忙到十点,有荤有素,有凉拌有红烧或热炒的四菜一汤,分别装入保温的饭盒里,由儿子的研究生送到医院。虽然这些菜量不大,但样数多,还需要赶时间,所以在学生把饭菜拿走后,我常常累得瘫坐在沙发上。隔三差五,我还做一些儿子喜欢吃的饺子、肉饼、菜饭、炸酱面、杂粮粥等,让他在晚餐时换换口味。日复一日,近四个月的操劳,再加上精神方面的压力,我的体重已不足九十斤,但看着健康的、恢复得较快的儿子,作为一个爱他的妈妈,得到的是最大的满足。

儿子终于出院了,每天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我也由一个专门做饭的“保姆”荣升为“全职护工”。早晨八点,起床前先量血压、吃药,然后帮他穿衣服、洗漱,吃早点。十点左右,他先站斜板(纠正内翻的脚),然后穿上矫正鞋,由我搀扶着练习走路。我准备午饭时,他自己用拉力器做上肢练习。午饭和午休后,除继续练习走路外,主要是语言、思维训练(儿媳妇不上班时,这一切均由她做)。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儿子在我们的帮助下,进步十分明显,由走出房门、家门,一直可以走到一公里外的午朝门公园;他和我可以用不太流利的语言交谈,能用左手把着右手写二百字左右的日记。做着这一切,我感到的是我们母子心神相通,我和他一起体验痛苦,也和他一起享受快乐。看到儿子在一点点进步,我脸上的愁云开始散去,忧伤的情绪逐渐被乐观代替。

让我心开愁散、乐观坚强的动力也来自儿子叶明。

走上讲台二十三年的叶明,教学科研出色,家庭和谐美满,现在突遭此大难,这一沉重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从小就坚韧乐观的叶明在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并不知道病情和预后的严重性,认为三五个月后,就可以重新拿着讲稿、带着课件去上课。但从医生和来看望他的人的言谈话语中,渐渐明白了完全康复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他茫然了:当前如何康复、未来怎样生活工作?豁达的儿子,一度变得消沉了。在这关键时刻,大家对他热情的关怀和多方面的鼓励,使他开始知道必须坚强地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从此,他不再动摇,不再畏难,尽最大的努力配合医生治疗,和家人一起实施康复训练的计划,忍受着肢体训练时的疼痛,排除了对针灸的恐惧心理,充满信心地用尽快康复来回报亲人、师长、朋友的爱,表达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应做出的担当。在一次练习走路时,儿子突然说:“妈,我以